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梁紀十七

著雍敦
徐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七

太清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

景

承上卷上年紹宗與景
相持事故不害東魏

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為

高澄所殺衆信之

蓋前乎此時景以此
言誑衆也誑居況翻

紹宗遙呼曰

呼

故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

歸謂復歸東魏官者各人先所居之官勲

也勲音被髮向北斗為誓

質北斗為誓以明其言之不欺被皮義翻

景士卒不

樂南渡

樂音洛

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

暴顯去年春為

侯景所執將即亮翻帥讀曰半降戶江翻

景衆大潰爭赴渦水

渦音戈

水為之

不流

偽為于翻

景與腹心數騎自硖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

騎八百人

寄騎奇翻

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

侯景右足偏短

故詬為跛奴陴頻彌翻詬苦候翻跛音我翻

欲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

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

考異曰典略云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今從梁書

使

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人臣苟有才必養寇

以自資東魏之世彭樂慕容紹宗同一轍耳復扶又翻

辛丑以尚書僕射謝舉

為尚書令守吏部尚書王克為僕射甲辰豫州刺史

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糧運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

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

思達鎮項城 年使羊鴉仁鎮懸瓠 考異曰典

略在六月今從梁帝紀

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啓

申後期頓軍淮上

不敢歸義陽

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

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

去年遣蕭淵明攻彭城以範代鎮壽陽時猶未至

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

監工衙翻

聞景

至故往候之

有意見之為故鄭玄曰古者謂侯為進孔穎達曰古時謂迎客為進漢時謂迎客為

候今按經傳迎客為進則進使者而問故之類是也迎客為候則鄭注周禮候人云候候迎賓客之來是也

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

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

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

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

百人先為鄉導

帥讀曰率卿讀曰嚮

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

以為賊也授甲登陴

陴頻
彌翻

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

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勅不敢聞命景謂神

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

說式
芮翻

乃

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

徐思玉本壽陽人仕於
東魏今隨侯景北來

河南

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

之受命惟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

君以閩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兵來至河南為魏

所殺君豈能獨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

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黜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

四門詰責黜將斬之

將即亮翻下同詰去吉翻

既而撫手大笑置酒

極歡黜獻之子也

合肥之役黜請獻下城避晉其懦聞可知矣然使黜能拒景梁朝亦得勃

賄納之

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

咸以為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

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遂死

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

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

自蕭齊以來東宮有玄圃崑崙之山三級

下曰樊桐二曰立國三曰層城太帝之所居東宮次於帝居故立立國

敬容謂學士吳孜

曰

梁祕書省有撰史學士

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

見事

晉紀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何敬容雖不能優游於文義其識則過於

梁朝諸臣矣復扶又翻下景復復救乃復故復同

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

馳以敗聞併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

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

更以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

更工衡翻

光祿大夫蕭

介上表諫曰竊聞戾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

渦音陸

下不悔前禍復救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

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

事見漢書

帝紀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

事見晉安帝紀妖於驕翻

何

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饑噬之禍

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

左傳楚令尹子西曰勝如卵予

翼而長之荷下可翻

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

乾音

干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

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

李斯上秦王書曰河海不擇細流故

能就其深

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

漢邊郡置屬國以處降胡使領匈奴降

戶江翻

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

夫陛下愛匹夫而弃與國

與國謂東魏

若國家猶待其更鳴

之辰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

惟思也

弃鄉

國如脱屣背君親如遺芥

背蒲妹翻

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

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

朝政

朝直還翻

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

左傳楚令尹子囊將死遺言子庚必

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

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

孔子家語曰衛

大夫蒯伯王賢重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蒯伯王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蒯伯王退彌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

劉向事見三十

卷漢成帝陽朔二年

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宋元嘉間

蕭思話歷當方任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介與帝同十三世祖後漢中山相苞

已未東魏大

將軍澄朝于鄴

朝立遂翻下同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趙貴為

司空魏皇孫生大赦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史

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

石長宣書官者表其以南兗州附侯景也不可以春秋書法觀

之其餘為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既得懸瓠項城

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

移謂移檄也數所謂移檄也

復求通好

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

有餘年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舊好同

聞彼禮佛文云奉為魏主并及

先王

為主為子偽翻言為魏主君臣祈福也

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

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

論

使疏吏翻下同

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

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

僧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

明還上得啟流涕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帝於是墮高澄數中矣

與朝臣議之

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

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

异羊至翻

開古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

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

侯景之反獲何敬容蕭介知之高澄之姦詐傳岐知之梁

朝非果無人也武帝不能決擇而用之耳

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

昇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以慰

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

省悉景翻重直用翻

僧辯還過壽陽侯

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

攝問收錄其人之問之也

乃寫荅淵明之書

陳啓於上曰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

殞越

謂人所祝願天從而殺之

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

者謂湯陽之勝也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

左傳楚武王將死告其大夫鄧曼曰

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乎盈而蕩天之道也杜預注曰蕩動散也

澄苟行合天心

行下孟翻

又如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

侯

秦兵謂西魏之兵西魏據有關西故曰秦兵

胡騎迫其肩

胡騎謂柔然之兵

故甘

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晉先軫之言

何

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監

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

鍾離之戰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六年

當其彊

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

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

舍讀曰捨遺于季翻

非

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

左傳

楚殺伍奢其子奔吳吳王閻問用之破楚入郢龐烏貫翻相息亮翻卒于恤翻

陳平去項劉氏

用興

見漢高帝紀

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

在翟惡會居秦

左傳晉靈公之初賈季奔翟隨會奔秦秦人用其謀晉人患之六卿相見於諸

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難日至矣將若之何翟與狄同惡烏路翻

求盟請和冀除

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惟恐千載有穢良史

觀景此言

其氣恃矣

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

啟

史言朱异昧利而不顧患

已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

豐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讐耻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

使臣何地自處

此乃侯景由表之言使疏吏翻登許魏翻復扶又翻處昌呂翻

乞申後

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
納敗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
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啟曰臣
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
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觀景此言亦即可忍今陛下弃臣遐外
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景言至此辭意迫切

則搏能無及乎復上又報曰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

扶又翻下勞復同

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啟也

既斷來章景又生心矣秉繩證

翻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

傳岐曰

傳岐先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僕司農卿無舍人如故

侯景以窮歸義弃

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就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

將即亮翻使疏史翻

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

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

帝之情態

於此畢露而帝不自知也嗚呼

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

言坐而聽梁朝所為亦必

至於死說式為翻

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為反計屬城

居民悉召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

市估應商旅之物入市者

估其直而收稅田
租計畝所出常租

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景之反謀彰約如此梁之

君臣若罔聞知其亡宜矣

三月癸巳東魏以太尉襄城王旭為大

司馬

旭吁王訓

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為太尉辛亥大將軍澄

南臨黎陽自虎牢濟河至洛陽魏同軌防長史裴寬與

東魏將彭樂等戰為樂所擒澄禮遇甚厚寬得間逃歸

將即亮訓問古覓翻

澄由太行返晉陽

行戶剛翻

屈獠洞斬李賁

賁寬

屈獠洞見一百五十九卷中大同元年獠魯皓翻異曰陳高祖紀云太清元年蓋謂破賁之年今從梁帝

考

紀按通鑑破賁書於中大同元年

傳首建康賁兄天寶遁入九真收餘兵

二萬圍愛州

五代志九真郡梁置愛州

交州司馬陳霸先帥衆討平

之帥讀日率詔以霸先為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

事夏四月甲子東魏吏部令史張永和等偽假人官

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

糾檢官所糾檢而發之者也首自首者也史言喪亂之際

吏因為奸濫冒者不勝其多首手又翻

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募

客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

潁川

王思政守潁川事始上卷上年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思政命卧鼓偃旗若無

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

驍堅亮翻

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

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堞徒協翻
守式又翻

五月魏以丞相泰

為太師廣陵王欣為太傅李弼為大宗伯趙貴為大司

寇于謹為大司空

宇文相魏做威
周之制建官

太師泰奉太子巡撫

西境登隴至原州歷北長城

此蓋秦所
築長城也

東趣五原至蒲

州

自五原還至蒲州也五代志河東郡後魏置秦
州後周改曰蒲州因蒲坂為名也趣七倉翻

聞魏

主不豫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及至已愈泰還華州

華戶
化翻

上

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等聘于東魏

按梁官制
建康令秩

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不當在余陵之上蓋復

徐陵將命而使謝挺特輔行耳散悉置翻騎奇寄翻

修前好復扶又翻

陵攜之子也

徐攜見一百五十五卷中大通三年捕丑知翻

六月東魏大將軍澄巡北邊秋七月庚寅朔日有

食之乙卯東魏大將軍澄朝于鄴

朝直以道士多偽

濫始罷南郊道壇

魏太武帝崇信寇謙之置南郊道壇

八月庚寅澄還晉

陽遣尚書辛術帥諸將略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州

景侯

既亂梁明年東魏始盡有淮南之地

史究其終言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

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

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

朱張謂朱昇張昭之族也

景志

志於避翻

曰

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啟求錦萬匹為軍人作袍中領軍

朱昇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

冶鍛工欲更營造

鍛丁貫翻

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諸

為長史

諸補過翻

徐思玉為司馬諸遂去夏稱侯託為族子

夏侯詳為梁朝佐命功臣其子夏侯夔皆宣力造陸並著聲績至諸不克負荷矣

上既不用景言

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

悖薄內翻又薄妹翻

又聞徐

陵等使魏反謀益甚

使疏吏翻

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朝

景求輔貞見上卷
上年朝直達翻

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

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為始興

內史亦不問景

帝既不問景又不為之備蓋老期倦勤直付之無可奈何

臨賀王正

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

正德既奔魏而逃歸上使其本封正德志行無

復常公行劫掠及隨豫章王北侵又委軍而走為有司所奏上詔曰汝往年任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及還京師專為逆逃乃至江東要道湖頭斷路奪人妻妾畧人子女我每加覆掩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讐迥甚匹馬奔亡志懷反噬汝既來歸又令仗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宥汝以遠於是免官削爵徙臨海未至徙所追赦之復以朱异之言封臨賀王為丹

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去職出為南充州在
任苛刻人不堪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

由是憤恨陰

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

思玉相知

謂奔親時也

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

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

廢黜

詳見一百四十九卷
普通三年被皮義翻

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

敏實思自効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歟正德大喜曰侯

公之意聞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

言僕之有心為日久矣今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

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啟景謀反時上以

邊事專委朱異動靜皆關之異以為必無此理上報範

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

仰牛向翻

以此事勢安

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

重直用翻撲普卜翻

上

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

此亦報語之也

範之言非面處昌呂翻分

扶問範復請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

範非景敵也使上許範而進兵

討景肉投餒虎耳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朱異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

廷有一客自是範啟異不復為通

使疏吏翻下同為于偽翻

景邀羊

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

羊鴉仁自懸板還頓軍淮上

异曰景數

百叛虜何能為救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

所憚啟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羅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

仁

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並抑不奏典略未异拒之云云今從太清紀

景又言高澄狡

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

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

讎門謂高氏也

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

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

是三公肝食

帥讀曰半騎奇字翻肝古按翻

上使朱异宣詔荅景使曰

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

畜吁王翻

朕唯有一客致

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

史言

帝養成侯景之禍以敗國亡身

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

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

驎離珍翻

李延壽曰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陸天啟亘改蘭騎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啟轍武侯遮迺清道晨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騫輦駟投分部親承几案頒護所攝手總成規蕭子顯曰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之被恩倖者率所律翻

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

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陽人驎

驗迭為少府丞以苛刻為務百賈怨之

賈音古

異尤與之

暱

暱尼質翻

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傳岐梗直士也嘗謂異

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

比毗至翻

鄙穢狼籍若

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異曰外間謗黷知之久矣心苟

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

朱彥和字彥和

恃諂

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

難乃旦翻

知惡而不改天

奪之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

景自潯陽之敗南走馬頭戍主劉神茂迎候之

以入壽陽當塗之馬頭也今又自壽陽西攻馬頭則此馬頭在壽陽之西當淮津濟渡之要縛馬頭以登舟又

非當塗之馬頭也當塗之馬頭郡在壽陽東考異曰

梁書云執太守劉神茂按神茂素附于景無煩攻執今

從太清紀典略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木柵在荆山西執戍主曹瑯

等瑯音求又渠幽韻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答之此即朱異

謂景數百叛虜何能為之說也君驕昏而臣貪昧禍至不懼以自取敗亡折之舌翻敕購斬景者

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

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五代

志封山縣屬合浦郡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

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

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

之高遂之兄子也

宏上之弟正表正德兄弟皆其子也柳慶遠裴遜皆天監名臣

九

月東魏濮陽武公婁昭卒

濮博水鄉

侯景聞臺軍討之問

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為所困不如弃

淮南

壽陽古淮南郡治所

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

帥讀曰率

臨賀

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宜即進

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

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

實襲譙州

此譙州非渦陽之譙州魏收志梁置譙州於新昌城領高唐臨徐南梁新昌郡其地當在

唐廬和二州之間宋白曰梁大同三年割北徐州之新昌南譙州之北譙立為南譙州居桑根山西今徐州城

是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

考異曰太清紀云十三年陷譙城下又云十三日以王

質廵江過訪典略上作庚戌下作庚子按此月戊子朔蓋三日庚寅也

執刺史豐城侯泰

泰範之弟也先為中書舍人

先悉薦翻

傾財以事時要超授

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

腰輿者人舉之

而行其高繞至腰繖蘇肝翻又蘇早翻蓋也

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

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

心故敗庾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巡江防遏

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

降戶江翻

因說景曰國

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承此

際速趨建康

說式芮翻
趙七喻翻

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

廷徐得為備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

羸倫為翻

大

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

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聞上

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

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議侃

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

師諸軍事屯丹陽郡

盧循之寇建康也徐赤特敗於張侯橋循兵大上至丹陽郡則丹陽

郡治蒼近江渚

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

艘蘇遭翻

荻音狄

景將濟慮王質為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

啟稱米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

恐其不能濟國

事也謀徒協翻昕許斤翻

上以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

丹陽尹事所慶之之子也

陳慶之有入洛之功

質去采石而所猶

未下渚謀告景云質已退

未下渚者未下秦淮渚也謀徒協翻

景使折江

東樹枝為驗謀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已酉自

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

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

晉成帝初於姑孰僞

立淮南郡五代志丹陽郡當塗縣舊置淮南郡

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

人欲於下流邀景

帥諱曰率

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

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太子

見事急戎服入見上

入見賢通翻

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

何更問為內外軍事悉以付汝

考異曰太清紀云太宗見事急乃入面啟高

祖曰請以軍事並以畀付願不勞聖心南史云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今從典略

太子乃停中

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

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新亭

大府卿韋黯屯六門繕修宮城為受敵之備大臨大器

之弟也

大器大臨皆太子綱之子

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

更相劫掠

更工衛翻

不復通行

復扶又翻

赦東西台尚方錢署及

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

以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

劉禪建興八年立南

浦縣屬巴東郡

西豐公大春守石頭

沈約曰吳立豐縣屬臨川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西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

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

朝直通翻

推秀之子

安成

王秀上弟也

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

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

攝收也諸寺謂十二寺也藏祖浪翻天監六年改閤武堂

為德陽堂在南關前

庚戌侯景至板橋

張舜民曰出秦淮西南行循東岸行小夾中十里過

板橋店

遣徐思王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

思王詐稱叛景請問陳事上將屏左右

屏必

舍人高善

寶曰思王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

侍坐曰徐思王豈刺客邪思王出景啟言异等弄權乞

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

直

景又請遣了事

舍人出相頷解

了事猶言晚事也領總錄也解分判也領解言總錄景所欲言之事而分判是

非也凡此皆後景詭言以

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

寶亮隨思王勞景于板橋

勞力到翻

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

之舉何名景曰欲為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

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

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

復扶又翻

羊侃區分防擬皆以

宗室間之

間古寬翻

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

所司謂武庫令之屬

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

天監十八

普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一年

大同一至是年太清二年通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

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

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

將即亮翻少時召翻

軍旅指擣一決

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仗除兩翻
悉仗也

辛亥景至朱

崔衍南

衍戶
剛翻

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

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衍北太

子命信開大衍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衍必大驚

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衆開衍始除

一舶

帥讀曰率下同
南陌翻大舟曰舶

見景軍皆著鐵面

著陳
略翻

退隱于

門信方食甘蔗

甘蔗生于南方狀如紫竹圍數寸高丈
餘以刀去皮切食其味甘冷解煩析醒

楚辭所謂粢粢
如子虛賦所謂
諸柘者也蔗之
夜翻

有飛箭中門柱信

手甘蔗應弦而落遂奔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

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

景至秦淮南岸子睦領遊軍在南塘度信既走北岸無兵

子睦因得閉桁以度景兵中竹仲翻復扶又翻

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

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戾橋迎景馬

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歔流涕隨景度淮景

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

陳讀曰陣歔音虛

著陸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

恟許

翻拱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

邵陵王綸兵時已度江向鍾離西昌戾洲漲時鎮京口

衆乃小安西豐公大春奔

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奔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

頭城降景

降戶

江翻

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

列兵繞臺城旗旛皆黑射啟於城中曰

射而亦翻

朱异等蔑

弄朝權輕作威福

朝直達翻

臣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

朱异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

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為名耳今日殺之無濟於急適

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而

市作

答翻
周也

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

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

竅若弔翻
空也穴也

下水沃火太

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閣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

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

開羊侃鑿扇為孔

扇門
扇也

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

刺七
亦翻

景據公車府

蕭子顯齊志公車令屬領軍以受天下章
奏梁制公車令屬衛尉其署舍在臺城門

外故景得據之所
者署舍之通稱

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

范桃棒據同泰寺

棒部
頌翻

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

妓
渠

綺詞女
樂也

東宮近城

近臺城也

景衆登其牆射城內

射而亦翻下臨射亦

射弓射同

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

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東黃廐士林館太府寺

大同中於臺城

西立士林館使來昇顧琛孔

子祐等邀互講述來繩證翻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

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頂木驢石不能破

更工衛翻杜佑曰以

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濶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昇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

焚之俄盡

杜佑曰雉尾炬縛草為之分為兩岐如雉尾狀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

燒之侃之作雉尾炬也施鐵
鐵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

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

欲臨射城中

高居傲翻射而亦翻

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

而觀之及車動果倒

塹七翻

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

築長圍以絕内外又啟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

外曰

射而亦翻下同

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

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

今出人若少

少特沽翻

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

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

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鷺為景所獲

鷺士

角翻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

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

復扶又翻

侃謂鷺曰久以汝為

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莊鐵慮

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

趣七俞翻

先遣書

給田英郭駱曰

給徒亥翻

侯王已為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

鎮駱等大懼弃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

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

應劭曰蚩尤亦

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求福祥薛瓌曰蚩尤庶人之貧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

之以作

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

天監六年改聽訟堂為儀賢堂

在南閭前

下詔稱普通以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

河南王景釋位來朝

左傳王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朝直遙翻

猥用朕躬

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為皇太子

以景為丞相妻以女

妻七喻翻

并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費於

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

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閣許伯衆

潛引景衆登城

宣城王大器太子之長子也許伯衆為其防閤在東府故得為景內應姚思廉

梁書作許鬱華時為東府東北樓主

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

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

語牛倨翻

若不

早降正當如此

降戶翻

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

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

鼓譟流涕衆心粗安

粗坐五翻

江子一之敗還也

謂自朱石下流敗還

之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

所部皆奔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

誓當碎首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乙亥子一啟

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

人開承明門出戰

主帥所類翻五帥讀曰率

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

不動

未測其情故不動

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

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

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曹赴賊

子四中稍洞曾而死

呼火故翻刺七亦翻從才用翻中竹仲翻稍與槊同色角翻

子

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

江子一兄弟駢肩以死於闕下而不足以衛社稷悲夫古

人所以重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整七艷翻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

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至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毆鳥口翻擄止藥翻羸倫為翻號戶口翻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

親負土執畚插

畚布袞翻所以盛土
插側洽翻所以鑿土

於山上起芙蓉層

樓高四丈飾以錦屑

芙蓉層樓下施棉拱層層疊出若
芙蓉花然屑毳布也織毛為之高

居傲翻屑
音居側翻

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

於衣

既翻下
衣錦同

分配二山

二山謂東土
山西土山也

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

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

為火城以斷其路

斷音
短

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

奴降者悉免為良

降戶
江翻

得朱异奴以為儀同三司异家

資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异曰

詬苦
候翻

汝五十年仕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矣

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

軍人人感恩為之致死

凡為奴者皆羣不逞也一旦免之為良固已踴躍況又資之以

金帛安得不為賊致死乎士大夫承平之時處用奴婢豈特誤其身誤其家亦以誤國事可不戒哉為于偽翻

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

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詵

雍于用翻

江州刺

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

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

南平王偉上弟也

朱异遺景書為陳禍

福

遺于季翻
為于偽翻

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

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

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

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

從才用翻

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

何得之

景書及此昇等
其何辭以對

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

傾社稷令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

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將即亮翻

長江天險二曹

所數

事見魏文帝紀

吾一葦杭之

詩國風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注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

廣輟一筆加之則
可以渡之猶狹也

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

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奉啟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

春暫欲停憇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

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

去月謂前此月也

屆此建康

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

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

承猶奉也

言奉近敕始知母弟尚在也

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思念臣之弱劣

知何仰報今輒齋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

放

景秋早辭以迎其家高澄兄弟詎能墮其數中邪

已已湘東王繹遣司馬吳

畢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為景所擒景

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

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

說式尚翻

使帥所部襲殺王

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

帥讀曰率降戶

江翻下同
縋馳偽翻

上大喜敕鑄銀券賜桃棒曰

鑄子全翻
刻也雕也

事定

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

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

會議朱异傳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
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
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
情何易可知

易以
歧翻

萬一為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

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
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啟曰今止將所領
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

後保擒侯景

考異曰太清紀南史皆云桃棒求以甲
士二十人來降以景首應購今從典略

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撫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

太子綱固多疑少斷朱异拊膺於此時何其晚也

俄而桃棒為部下所告景拉

殺之

拉盧合翻拉其幹而殺之

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

射書城中曰

射而亦翻

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

將即亮翻

景欲

衷甲隨之所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理與儀

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羣盜剽劫於大

桁中流矢而死

剽匹抄翻中竹仲翻

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戾景

已度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

溺者什一二

盧循之亂劉裕冒風濟江而風止侯景之亂綸濟江而風起豈天之使亡梁邪是以

善觀人之國者必觀之天人佑助之際也

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

沈約志西

豐縣屬臨

新塗公大成

帥讀曰率新塗或作新塗沈約志新塗縣漢屬豫章郡

永

川郡吳立

安侯確安南侯駿

是皆以古縣名為侯國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已改為武康晉武帝

分江安立安南

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

等

武陵郡梁置武州

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

上時掌翻

大成大春之

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東拒綸軍趙伯

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

鍾山即蔣山吳

孫權立蔣子文廟於是山又以其祖諱鍾改名蔣山

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

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

迂音于又音庚紆曲也遠也

庚

辰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

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

乃引軍下愛敬寺

帝事文皇帝獻皇后孝於鍾山造大愛敬寺以資福

景陳兵於

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玄武湖側

考異曰太清紀云二十九日典略云壬

午今從梁帝紀

與景對陳不戰

陳讀曰陣

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

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

軍擊之駿敗走趙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

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

近其新翻

入天保寺景

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

丹徒春秋朱方之地時為蘭陵武進縣

士卒踐

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

重直用翻

生擒西豐公大春

安前司馬莊丘慧主帥霍俊等而還

帝置二百四十號將軍有安前將軍

置長史司馬帥所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考異曰與略作廣陵令崔俊南史作直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

舊今從太清紀

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

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為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

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

毆鳥口翻

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

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

太守趙鳳舉

晉安帝分廬江郡立晉熙郡及懷寧縣梁置西豫州隋為同安郡唐為舒州五代志

沔陽郡竟陵縣舊有京山縣齊置建安郡但其地在漢陽與舒州勢不相接壽陽義陽之間有建安戍蕭子顯

齊志及五代志皆不言于此置郡五代志又云黃州各麻城縣梁置建寧郡或者史以建寧為建安歟更考

將兵入援軍于蔡洲

將即亮翻紀作張公洲

考異曰梁帝今從太清紀

以待上

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

水北

此謂秦淮水也

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

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

隋志有封山縣屬合浦郡蓋梁置也

上召之入援

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為南兖州刺史封

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

斷音短水經註邳溝水上承歐

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以地望攷之此歐陽在
今真州界按江淮之間地名歐陽見於史者非一處裴

邃移長孫稚欲營歐陽在壽春境上
吳喜使蕭道成留軍歐陽在淮陰界帥衆一萬聲言入

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為應

誘音酉

詢以告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

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

正表走還鍾

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

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

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

高居報翻復扶又翻

以蝦蟇車

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

康

將即亮翻下同

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

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

漢水逕竟陵郡入江異曰太清紀云僧辯將精

考

卒二萬今從梁書

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

自任

為人臣子固當以身許國然存其身者所以存國也而康相向勝負未分危機交急親犯矢石以帥

厲將士可一用之耳豈可以為常哉方等以死節自任以親犯矢石為常此其所以敗死于湘川也若方等者謂之必死之將可也若論臣子大節則全其身以全國家斯得謂之忠孝矣

壬寅庚景以火

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

思相吏翻

於城內構地

為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

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

詳觀上下文景因火起作賊因火起則于當時事勢文理

為明順蓋庚景與吳景殺亂也讀者難以明辨

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

迂憂俱翻迂曲

也狀如却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

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
奔降於景已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
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
景衆見飛橋迫出崩騰而走城內擲堆尾炬焚其東山
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

死於城下者豈真賊哉侯景驅民以攻城以其黨迫感于

後攻城之人退則死于賊手進則死于矢石嗚呼積死於城下者得非梁之赤子乎

乃弃土山不

復修自焚其攻具

又復扶翻

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

嶷魚力翻降戶

江翻教之引立武湖水以灌臺城關前皆為洪流上徵衡

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

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都尉立湘東郡今之衡州

按五代志梁置衡州於南海郡合沅縣湘東之衡州隋平陳始置

以都督長沙歐陽頠

監州事粲放之子也

韋放見一百五十一卷大通元年監古衡州

還至廬陵

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

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

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

酒漿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

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

馬出部分將發

分共
開翻

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

粲

使疏
吏翻

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

按沈約志江州去京
水行一千四百里

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

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盜城

張知
兩翻

遣

偏將賜隨

得即亮翻
下在將同

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

帥兵二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

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

帥諸
曰率

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

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

船度仲禮

攷之繫傳張公洲蓋即蔡州

丙辰夜繫仲禮及宣猛將軍

李孝欽

考異曰梁帝紀作李遷仕今從太清紀

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

太守陳文徹

五代志宣州南陵縣梁置南陵郡

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繫

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

下流衆軍張公洲之兵也

裴之高

自以年位耻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繫抗言於衆曰今者

同赴國難

難乃旦翻

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

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

柳在繫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繫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

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

之舊德豈得復挾私情以沮大計彙請為諸軍解之牛語

倨翻少詩沼翻復扶又

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舸古

翻沮在呂翻為於偽翻

我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

矛盾

韓非子有鬻矛盾者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問之曰以子之矛陷

子之楯可乎鬻者不能對後世矛盾之說祖此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

言將攻之高也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宣城內史

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

華讀曰花將即亮翻下同援軍大集

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
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第姪子孫
臨水陳兵連鑠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
公不降今即烹之

於陳讀曰陣降戶江翻

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

子再發皆不中

使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

戰

據韋繫傳後渚在中與寺前挑徒了翻

仲禮欲出擊之韋繫曰日晚我

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湘東王繹將

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

守手又翻沈約志廣

州南海郡有綏寧縣宋文帝立

諮議參軍劉之延等三上牋請留荅教

不許

湘東王繹非有自將入援之志也陽為不許耳延與暹同又音奴計翻

鄱陽王範遣

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不克

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

復扶又翻

東魏大將軍澄患民

錢濫惡議不禁民私鑄但懸稱市門

稱尺證翻

錢不重五銖

毋得入市朝議以為年穀不登請俟它年乃止

朝直暹翻

魏太師泰殺安定國臣王茂而非其罪

泰封安定公故有國臣

尚

書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

辭色不撓

撓奴教翻

曰慶聞君蔽於事為不明臣知而不爭

為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 丙辰晦柳

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

分扶問翻

旦日會戰諸將各有

據守令粲屯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

粲傳曰青塘迫近淮渚據

陳霸先之言青塘即青溪塘也

賊必爭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

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

盾助之

為下韋粲敗死張本少詩沼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臚錄舉人臣汪志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臚錄舉人臣汪志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三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紀十八

屠維大荒
落凡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八

太清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

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

比必
利翻

夜已過半立柵未

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

過工禾翻
帥讀曰率

粲使軍主鄭

逸逆擊之命劉叔盾以舟師截其後

截其渡淮之路

叔盾畏懦

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棗營左右牽棗避賊棗不動

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搆從弟昂皆戰死

從才用翻

親戚死者數百人

史言韋棗忠勇

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

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

著竹助翻被皮義翻騎奇寄翻

與景戰於青塘

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

沈持林翻

仲禮稍

將及景

稍色角翻

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

淖

支伯仁當作支化仁將即亮翻下同中竹仲翻淖奴教翻泥也

賊聚稍刺之騎將郭

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琇吮瘡斷血

刺七

亦翻被皮哉翻路
祖問翻吮祖克翻

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

復扶

又翻下不
復輪復同

仲禮亦氣索

索蘇各翻

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

收散卒

邵陵王綸敗走
見上卷上年

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

淦公大城等自東道並至

淦古
暗翻

庾申列營於析南亦推

柳仲禮爲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

共尤朱异

朝直
遠翻

异慙憤發疾庾申卒

考異曰梁帝紀
作乙丑今從太清

紀典故事尚書官不以爲贈上痛惜异持贈尚書右僕

射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

考異曰梁帝紀作戊辰今從

太清紀

戊辰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東魏東魏徐州

刺史高歸彥遣兵赴之歸彥歎之族弟也已巳太子

遷居永福省

永福省在集中自宋以來太子居之取其福國於有永也

高州刺史李

遷仕

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

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

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鷁

紙鷁

即紙鷁也今俗謂之紙鷁鷁丑之翻

繫以長繩寫勅於內放以從風冀達

衆軍題云得鷁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

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為厭勝射而下之

厭於協翻射而亦翻

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爲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

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

鐵羊鵝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渡淮攻東府前

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

五千獨進

帥讀曰率

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

橋在青溪上菰音孤

我首今人謂之笑白

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

將即亮翻下同

文皎戰死遷

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邵

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

凡部將見諸帥執鞭以為禮狠戶墜

翻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

侯確有隙

永安本漢靈縣順帝陽嘉元年更名永安魏晉屬平陽郡江左僑立南河東郡併僑立永

安縣屬荊州注又見前

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

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剽匹妙翻由是

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史言臺城覆陷之由

王顯貴以壽陽降東魏

侯景命王顯貴守壽陽見上卷上年

臨賀王記

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

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

藏但浪翻

而不

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

又食以飯

薦以藁結爲之所以指寢壞音怪飼食並祥吏翻

軍士無腠

腠戶皆翻脯也

又由食有

或者鎧熏鼠捕雀而食之

鎧可翻

御甘露厨有乾苔

味酸醎分給戰士

釋氏謂營膳之所曰甘露厨乾音干苔生於海其形如髮春二三月間海

人採取之成片納土窖中出而曬之今乾南人多食之

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

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

抄楚交反

東城有

米可支一年

東城即東府城

援軍斷其路

斷音短

又聞荊州兵將

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卒拔援兵日盛吾軍

乏食若僞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

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

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

同相史翻

景從之遣其將

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

將即亮翻

音壬先鎮謂

壽陽時已降齊矣

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

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

仗除兩翻

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

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

太子綱疑范桃棒之來降而信侯景之請和何其昧也載子亥

翻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

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光州

并求宣城王

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

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敵人叵測必

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

梁之智士雅傳

岐一人而已
實音致下同

上乃以大噐之弟石城公大欵爲侍中出

質於景又勅諸軍不得復進

復扶又翻

下詔曰善兵不戰止

戈爲武可以景爲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

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

甲戾韶吏部郎蕭瑤

韶帝室也封上甲戾宋白曰江州德安縣本蒲塘場晉建興初始以

爲郡領尋陽上甲柴桑九江等縣義熙中以尋陽入柴桑上甲入彭澤瑤七何翻又七可翻

與于子

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

柵門遙相對更殺牲軟血爲盟

更工衙翻軟色甲翻

既盟而景長

圍不解專修鎧仗

鎧可
亥翻

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

軍見躡

援軍時皆屯秦淮
南岸故謂之南軍

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

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韶

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

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衆合三萬至于馬印

洲

馬印洲蓋即今王家沙老鶴嘴一帶
紀作丁未今從太清紀典略典略云至于琅邪今從

考異曰梁帝

太清紀梁帝紀

按晉置琅邪郡於

景慮其自白下而

江乘蒲洲上即前所謂今王家沙也

上上時啓云請北軍聚還南岸

以地望言之馬印洲在
臺城之北故云北軍南

岸即謂秦淮南岸

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

軍江潭苑

考異曰梁帝紀作蘭亭苑今從太清紀典略

退恢之子也辛丑以

邵陵王綸爲司空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柳仲禮爲侍

中尚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傳士愬皆爲儀同三

司

愬與哲同

夏侯謠爲豫州刺史

謠補過翻

董紹先爲東徐州刺

史徐思玉爲北徐州刺史王偉爲散騎常侍

散悉覽翻騎奇哥翻

上以偉爲侍中乙卯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

大江西岸即歷

陽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

州侯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
口度江太子並答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啓曰永安
侯確直閣趙威方頻隔柵見詔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
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當引路

言引兵就路還北
詔古侯翻又許侯

翻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爲廣州刺史威

方爲盱眙太守

盱眙音吁
守手又翻

確累啓固辭不入上不許

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

確蓋欲南奔
荆江二鎮

邵陵王綸泣

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

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

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

使疏更
翻下同

確謂之曰侯景

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

事石珍曰勅旨如此即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

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

爲于
偽翻

持其首去伯超揮刃眊確

眊眼見翻
目斜視也

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

景

所請上父子無不從求以
却其攻乃所以速其攻也

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厨

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因使者覓通上雞子數百枚

上雞

時掌

上時自料簡

料音聊

歔歔哽咽

歔音虛歔許既翻

湘

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

水經注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頸南至武城入大江吳舊

也所在荊州界盡此蓋今之沙武口即其地

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

湖

水經注湘水自汨羅口西北逕疊石山西北對青草湖祝穆曰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洞庭南瀟湘東納

汨羅之水自昔與洞庭並稱按一湖之內南名青草北名洞庭中有沙洲間之所謂重湖也

信州刺

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

五代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唐之夔州也水經注江水自巴

東魚復縣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首也峽中有瞿唐黃龕二潭慥七刻翻

託云俟四方援兵

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

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

雙六亦博

之一名續事始云陳思王製雙六局置骰子二唐末有賁子之戲逆加至六戰國策曰博之所以貴衆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可以食子而未下者擬藏其便否也賁因其未下惜雙六以諷其不下救君父繹深銜

之及得上勅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

幾居豈翻慥

懿之孫也東魏河內民四千餘家以魏北徐州刺史

司馬裔其鄉里也相帥歸之

帥讀曰率下同

丞相泰欲封裔裔

固辭曰士大夫遠歸皇化裔豈能帥之賣義士以求榮

非所願也

據周書裔司馬楚之後司馬氏本河內溫人魏孝武西遷裔始歸鄉里於溫城起義附

西魏與東魏交戰頻有克獲授河內郡守尋加持節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帥讀曰率

侯景運

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

謂湘東王

援軍

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

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

用史記須賈之言擢拔也說文

尚翻數所角翻

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

背翻

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

可弃去景遂上啓陳帝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

陳讜直

讜音黨

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

上時掌翻惡馬路翻

以祇

怪爲嘉禎

祇于驕翻禎音貞祥也

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

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

漢公

孫述據蜀用鐵錢

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

漢更始濫

授官費長安爲之語曰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閭內侯晉趙王倫篡位紹蟬盈坐時人爲之語曰紹不足狗尾

續朝直述翻更工術翻

豫章以所天爲血讎

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

邵陵以

父存而冠布

事見同上冠古玩翻又如字

石虎之風也

石虎父子事見晉成帝紀

修建浮圖百度康費使四民飢餒苻融姚興之代也

苻融

事佛事見漢獻帝紀姚興事佛事見晉安帝紀苻在各朝

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

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

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

新丁亂朝好吟到朝

吐言止於輕薄賦

詠不出桑中

桑中見詩衛國風淫放之詩也

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

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

南康王會理帝子靖之子時鎮

廣陵定襄侯祗南平王偉之子時鎮淮陰沐猴而冠用漢書語

親爲孫姪位則藩屏

必屏

鄢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

諫王卒改善

左傳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卒子恤翻

今日之舉

復奚罪乎

又翻復扶

伏願陛下小懲大戒

引易大傳之吉指斥甚矣

放讒

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

上覽啓且慙且怒

言皆指實而無如之何有慙怒而已

三月丙辰朔立壇

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

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

考異曰南史作三萬今從典略

被圍

既久人多身腫氣急

氣急上氣喘急也被皮義翻

死者什八九乘城

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

羸倫爲翻喘昌

充翻 瘞於計翻

爛汁滿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

置酒作樂

妓渠綺翻

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

邵陵王綸曰

說式尚翻下咸說柳仲禮如此今從太清紀

考異曰典略云綸已

城危如

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于世今宜

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

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

難乃旦翻

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

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

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

考略曰典略云柳仲禮族兄暉謂仲禮

曰天下事勢如此何不自取富貴仲禮曰兄今若爲取之
之暉曰正當堅營不戰使賊平臺城因天子徐而縱兵
既破之後復執天子令諸侯也仲禮納之按景既克城
則人情皆去援軍自散仲禮安能帥以破景仲禮閉壁
不出自爲重傷而懼耳非用暉計也今從太清紀及南
史太清紀又云景嘗登朱雀門樓與之語又遺以金自
是以後閉壁不戰典略云景遺以金錄亦又近誣今不取
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鵝

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鵝仁等

曉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

望風退走

寒山之敗玄武湖側之敗及此時之敗皆趙伯超爲之也

會理等兵大敗

戰及溺死者五千人

溺奴狄翻

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

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
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
効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

示將殺浚也

浚曰負恩忘

義違弃詛盟

詛莊助翻

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

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
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

石闕前水景決立武湖以灌城者也

百道攻城

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叱太陽門

太陽門臺城六門之一也

終日捕

飲

捕音蒲捕飲拷捕且飲酒也

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恨之

考之南史此熊曇朗非後來為盜於豫章之
熊曇朗也南史侯景傳作白曇朗曇先舍翻

丁卯夜向

曉勦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
能却乃排闥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卧不動曰猶可一

戰乎確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因使慰勞在

外諸軍

復扶又翻語牛
倨翻勞力到翻

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

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啓稱爲奸佞所蔽領

衆入朝

朝直
遙翻

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

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

下典儀引就三公榻

典儀典朝儀者也至唐猶有典儀之職掌殿上贊唱之節及設殿庭

服位之次見賢通翻稽音啓

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

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

被皮義翻

又曰卿何州人而敢

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

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

自此以上上問景景猶懼

伏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

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

自此以上景之辭氣悽矣

上俛

首不言

上辭窮勢屈故
俛首不言嗚呼

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

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摘

太子中庶子職如
侍中摘並知制誥

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

東宮通事舍人職
如中書通事舍人

摘謂景

曰侯王當以禮見

見賢
通翻

何得如此景乃拜

荀子曰善敗
者不亡帝父

子於此亦亡而不
失其中者忠夫

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

王僧貴曰

景之親貴隆重者
號曰左右廂公

吾常跨鞵對陳

陳讀
曰陣

矢刃交

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惛

怖普布
翻惛之

涉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

衛

兩宮謂上臺及東宮

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

送永福省

乘純證翻朝立逢翻

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

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異曰考

梁帝紀無赦加景官在庚午今從太清紀

建康士民逃難四出

難乃旦翻

太子洗

馬蕭允

洗悉萬翻

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

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已巳景遣石

城公大欸以詔命解外援軍

五代志宣城郡秋浦縣舊曰石城考異曰典略在

庚午梁帝紀在辛未今從太清紀

柳仲禮召諸將議之

將即亮翻

邵陵王綸

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

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

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

言諸軍各隨所
未之方散去也

南

兖州刺史臨城公大連

按姚思廉梁書大連封臨城縣
公自東揚州入援臺城既陷復

還會稽參考通鑑前後所書皆然此誤以東揚州爲南

兖州當書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臨城

公大連蓋傳寫逸南康王

會理東揚州刺史十字

相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

北兖州刺史湘潭侯退

亦當書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祗
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五

代志衡山郡
有湘潭縣

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

本鎮君正昂之子也

帝平建康表昂以節義見褒位至台司

邵陵王綸奔

會稽

會工外翻

仲禮及弟敬禮羊鵝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

營降

降戶江翻下同

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

見上

見賢通翻下見父同

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

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

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宋於江而還

沈特

林翻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

未絕謂猶有餘息者

亦聚而焚

之庚午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鵝仁而

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

王僧辯得歸竟陵爲湘東王軍用之以平

庚景張本

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

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

帥讀曰率

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

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

正德入見上

更工衛翻見賢通翻

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

矣

詩中谷有雜之辭啜張方翻啜者泣多而不止也讀如報

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

降景

沈約曰晉武帝分扶風爲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爲縣西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

陵國晉惠帝永興元年以臨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爲秦郡五代志曰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

郡又有安宜縣
梁置陽平郡

景改陽平爲北滄州改秦郡爲西兗州

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

五代志東海郡懷仁

縣梁置南北二青州下邳郡梁置東徐州
考異曰北青州典略作南冀州今從太清紀

並以地降

東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陽太守蕭鄰棄城走

五代志海州懷

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江都郡山陽縣舊置
山陽郡考異曰梁紀在四月今從太清紀

東魏據其

地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爲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

淵藻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

將即亮翻

陸經以郡降

之初上以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

爲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警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

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

付度者前刺史以州府之若事若物付度從刺史兼

於用翻少詳照翻

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恐爲所

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警拒之

又復扶翻

纘與湘東王

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

各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

洞庭青草共爲一湖湖口在巴陵

桂陽王

慥以荊州督府

湘東王繹以荊州刺史都督荆湘等九州慥譽皆其屬也

留軍江

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戴檣上

水欲襲江陵

橋船上橈竿也所以掛帆帆汎風則船行自洞處至江陵沂江而上故曰上水遺于

季翻上時掌翻

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將軍主朱榮

游軍主領游軍

之將也

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答

使疏更詡

繹懼鑿

船沈米斬纜

沈持林翻纜虛關翻維舟索也

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囚

慥殺之

繹與譽答曰此隙矣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爲江北

行臺

五代志歷陽郡爲江縣梁置臨江郡董紹先降侯景見上卷上年

使齎上手勅召

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

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

說式尚翻景

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

敗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乎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

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

衆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

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如何耳

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

鎧可

亥翻

遣會理單馬

還建康

爲會理兄弟謀殊王
俾不克而死張本

湘潭侯退與北兖州刺

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爲北兖州刺史

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閭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

衆降東魏

將即亮翻下同降戶江翻

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

羸倫爲翻

新

城戍主戴僧遇有精甲五千

沈約曰浙江西南名曰相溪吳立爲新城縣屬吳郡

今杭州新城縣即其地通他歷翻

說太守袁君正曰

說武

賊今乏食臺

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

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

被皮義翻

君正素怯

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

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姑孰

任音壬

夏四

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

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爲柵掘塹三重而守之

塹七絕細重直

龍翻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

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

去年四月高岳等攻潁川

山鹿忠武公劉豐

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

五代志潁川方郡長澤縣後魏置關應即及山鹿縣水經洧水出

河南密縣西南馬頌山東南過長社縣北堰於南

城多崩顏岳悉衆分休迭進

言分兵爲十數部甲休則乙進乙休則丙進丙休則丁進至於登休則甲復進矣攻者得者休而應者不勝其

勞也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

炊太師奉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

以北皆爲陂澤兵至穰穰即穰城不得前東魏使善射者東

大艦臨城射之艦戶暗翻射之而亦翻下射殺同城垂陷燕郡景惠公

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燕因肩翻見東北塵起同入

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纜盧

瞰翻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溺奴翻

豐生游上向土山浮水而行曰游上時掌翻城上人射殺之甲辰

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

時令澄贊

拜不名入朝不趨銀履上殿

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

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

朝直送翻

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

爲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以

分元康之權

相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

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詵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

雍於用翻將即亮翻下同

繹召詵使自行詵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

謀襲襄陽未發會詵以他事召方貴方貴以爲謀泄遂

據樊城拒命營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至

大堤

沈約志華山郡治大隄五代志襄陽郡漢南縣宋置華山郡唐併漢南入宜城縣九域志宜城在襄

州南九十里曾鞏曰宋武帝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今縣治是也營已拔樊城斬方貴纘

至襄陽營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

唐昌呂翻

營猶

摠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給纘曰觀

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

西山謂萬山以西中盧縣

諸山也給待亥翻

岸既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

杜氏

兄弟萬岑嶽嶽岸前從幼安凡九人驍堅克翻

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衣

著

略翻 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警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爲沙

門。更名法纘。警許之。

張纘間構警。警兄弟於湘東凶。于而身害于而國更工衡翻。

荊州長史王冲等上牋於湘東王繹。請以太尉都督中

外諸軍事。承制主盟。

主盟者主諸藩之盟。

繹不許。丙辰。又請以司

空主盟。亦不許。上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

欲以宋子仙爲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

三公變理陰陽。

言宋子仙非其人也。

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

梁葉中諸殿皆有主。

帥杜佑曰。凡言便殿者。皆非正大之處。又曰。便殿。寢側之別殿。帥所類翻。

上不許。景不能強。

強其
兩翻

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

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

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閣將軍

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

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

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園屬湘東王繹

屬之欲
翻託也

并

剪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

索山
客翻

再曰荷荷

荷下
可翻

遂殂年八十六景祕不發喪遷殯

於昭陽殿

侯景時居昭陽殿

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

直朝

通翻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

文武皆莫之知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

喪不敢復逼長社城

杜佑曰許州長葛縣故長社城王思政所守也沮在呂翻喪思浪翻

復扶又翻

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

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

太清元年高澄輔政次年破侯景

今潁川垂陷

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

將即

亮翻騎奇寄翻

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

推吐當翻
塞惡則翻

辛巳發高祖喪

帝祖二十六日而後發喪

升梓宮於太

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

衛

景自昭陽殿出屯朝堂朝堂蓋在太極殿左右朝直遙翻

壬午詔北人在南為

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

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

常資四方委輸

毛晃曰漢有三輔委輸官掌委輸者也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

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

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

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

金陵記曰梁都之時戶二十八萬西

石頭城東至倪塘南至石子岡北過蔣山南北各四
十里侯景之亂至於陳時中外人物不追宋齊之半貴

戚豪族皆自出採稻

稻音呂禾不因
播種而生曰稻

填委溝壑不可勝

紀

勝音升

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

宛陵縣漢屬
丹陽郡晉分

為宣城郡治所五代志宣
城郡治宣城縣舊曰宛陵

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

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

華音曰花誘音酉將
即亮翻下同考異

曰典略在四月
今從太清紀

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

中軍中軍
都督也

以廂公蘇單于為吳郡太守

單音蟬

遣儀同宋子仙等將

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暹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

難東歸

難乃且翻

至吳興太守張嶷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嶷

稷之子也

嶷石澄翻張稷武齊東海侯後死于鬱州

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

連亦據州不受景命

五代志會稽郡梁置東揚州

景號令所行唯吳

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魏詔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

復其舊

改姓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

六月丙戌以南康王會

理爲侍中司空

考異曰梁紀作戊戌今從太清紀

丁亥立宣城王大

器爲皇太子

考異曰太清紀云七日今從梁帝紀及典略

初侯景將使太

常卿南陽劉之遴授臨賀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

而逃之

邁良刃翻重斯氏翻綾音綾刺他計翻

之邁博學能文嘗為湘東

王繹長史將歸江陵繹素嫉其才己丑之邁至夏口繹

密送藥殺之

夏戶雅翻

而自為誌銘厚其贈賻

賻音附

壬辰封

皇子大心為尋陽王大欵為江陵王大臨為南海王大

連為南郡王大春為安陸王大成為山陽王大封為宜

都王

考異曰太清紀典略並與立太子同日今從梁帝紀

長社城中無鹽人

病癰腫

學呂緣翻

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

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

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

太清元年西魏從王思政大將

軍故以

王思政帥衆據土山

東魏築土山以攻潁川思政奪而據之帥讀曰平思

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

再拜欲自刎

劍扶粉翻

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

語牛侶翻

汝齋

我頭出降

降戶江翻

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

此令

相息亮翻

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

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

遺于李翻

執手

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

士八千人

將即亮翻下同

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

卒子息翻

澄

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爲鄭州

按魏收志潁川本治長社既改

鄭州從治潁陰城領

禮遇思政甚重西閤祭酒盧潛曰

許昌潁川陽翟郡

獲齊之制三師二大三公各置東

西閤祭酒二人大司馬大將軍也

思政不能死節何足

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

世之曾孫也

盧度世事魏大武帝

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

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

使疏更翻

并致書於浙

州刺史崔猷

魏收志浙州領修陽朱陽南上洛浙陽固鄧五代志浙陽郡西魏置浙州唐志鄧州

內鄉縣本
浙陽郡治

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

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

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

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

將即亮翻
易以政翻

縱有不

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啓聞

具以思政
所請崔猷
所報二者
皆啓聞也

泰

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

期讀
曰暮

陸攻三年

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

猷孝芬之子也

崔孝芬爲高歡所殺子猷入關事
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

侯景

之南叛也

事見一百六十卷元年

丞相恭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

復扶又翻

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恭以諸城道路阻絕

皆令拔軍還

史言宇文泰不求廣地之名而審計利害之實

上甲侯韶自建

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

考異曰梁帝紀在五月今從太清紀

以湘東王繹為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

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 宋子仙圍戴僧暹不克丙

午吳盜陸緝等

考異曰興略作戊子陸黥今從太清紀南史

起兵襲吳郡殺

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為主 臨賀王正德

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

癸丑縊殺正德

縊於賜朝又於計朝略五月正德死今從太清紀南史

考異曰與

景以

儀同三司郭元建為尚書僕射北道行臺摠江北諸軍

事鎮新秦

舊置秦郡於六合新秦即秦郡也簡文帝之廢也元建自秦郡馳還諫景此可證也

封

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為王

考異曰太清紀在八月二十八日今從典略

景

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實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

曰景輕佻

佻士彫翻

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

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

欲射景

射而亦翻

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考異曰太清紀確死在九月今從

略典

湘東王繹娶徐孝嗣孫女爲妃生世子方等妃醜

而妬又多失行

行下孟翻下穢行同

繹二三年一至其室妃聞繹

當至以繹目眇爲半面黥以待之繹怒而出故方等亦

無寵及自建康還江陵繹見其御軍和整始歎其能入

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怒疏其穢行勝于大閭方

等見之益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繹將討

侯景遣使督其糧衆

驍堅竟翻使疏吏翻下同

譽曰各自軍府何忽

隸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

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

少詩照
翻將即

亮翻

考異曰太清紀云初上達詰謀參軍周弘直往

湘州報河東王譽云侯景既須撲滅今欲遣荊州兵力

使汝東往但使諸將有一人能匡國雖吾無所惜譽對

弘直據袂云身始至鎮百度俱闕征伐之任便未能行

又遣舍人虞預至譽所曰周弘直還知汝必不能自出

師吾今便長驅席卷還望三湘兵糧以相資給舉又拒

絕意色殊憤上又遣錄事參軍劉鼓往雍宣旨於岳陽

王營曰吾舟艦足乘唯種仗闕少湘州有米已就舉求

雍部精兵必能分遣行留之計爾自擇之營答曰兵馬

著杆所須非敢減微襄陽形勝之地豈可暫虛鼓出謂

雍州別駕甄玄成曰觀殿下辭色曾無匡復之意卿是

股肱所寄可相毗贊邪答曰樊沔衝要王業所基人情

號勇山川險固君其雅識寧侯多言故曰本論東討共
征撫逆義異西伯非敢聞命於是湘雍二藩成亂謀矣
是月上遣世子方等往湘州具陳軍國之計誠方等曰
吾近累遣使往湘並未相屈面今故令汝至彼必望申
吾意若能相隨不可留王冲權知州事舉遂不受命潛
圖構逆此皆蕭韶爲元帝隱惡飾辭耳今從梁書面史
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

冀恨

方等不死于致臺城之時而死於伐
湘州之日可謂得其死乎復扶又翻

侯景以趙

威方爲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
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 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

溪

據水經注麻溪水口在
臨湘縣北澗口戍南

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

等軍敗溺死

溺奴
狄翻

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

繹無戚容繹寵姬王氏生子方諸王氏卒繹疑徐妃爲

之疑其毒殺之逼令自殺妃赴井死葬以庶人禮不聽諸子

制服

史言湘東猜薄

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

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爲主

元景仲法僧之子
普通六年父子歸

梁誘音酉

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

王懷明等集兵南海

五代志蒼梧郡梁置成州南海郡即廣州治所

馳檄以討

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

從于客謂

朝廷遣曲陽侯勃爲刺

史軍已頓朝亭

縣道元曰廣州城東北三十里有朝亭昔尉佗因置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

直峭百丈頂上三詠複道環迴遙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朝直遙翻

景仲所部聞之皆

弃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閣下

縊於賜翻

霸先迎

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

五代

志高涼郡梁置高州蘭欽見一百五十七卷大同元年

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

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顏

誘音酉監工衙翻下同顏魚毀翻

勃使霸先救

之悉擒裕等

考異曰太清紀擒裕在八月今從陳書

勃因以霸先監始興

郡事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

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

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

申重也重爲期日

繹疑僧辯觀望案劔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

日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

中竹仲翻

悶絕久之方蘇

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

怖普布翻

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

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

伐湘州

將即亮翻

考異曰太清紀作八日或者八日受命丁卯乃行也

陸緝等競

爲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

時宋子仙攻戴僧遜

屯錢塘

壬戌緝奔城奔海鹽

吳記曰海鹽本名武原鄉秦以爲縣屬吳郡今屬嘉興府

在府東南八十里

子仙復據吳郡

又復扶

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

郡以安陸王大春爲刺史

庚午以南康王會理兼尚

書令

考異曰太清紀在八月二十六日今從典略

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

戒嚴欲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

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

說式尚翻守式又翻

將若

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

將即亮翻下同

進

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

兖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爲書諭範範方謀

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

伯穆

帥讀曰率

并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爲質於東魏

以乞師

諮議者諮議參軍質音致

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

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

安樂柵者範所立柵以安樂名之然臺城覆陷父兄蒙塵此子

弟沐血枕戈之時以安樂名柵非名也樂音洛

上游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菰

稗菱藕以自給

菰與菰同音孤離菰米本草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其臺中

有黑者謂之茭臂至後結實乃離胡黑米也稗蒲賣翻稗者似稻其實尖圓而細

勤廣至鄴東

魏人竟不爲出師

爲于

範進退無計

進則孤羸之軍不足
以制侯景退則

合肥已爲東魏人所據

乃沂流西上

上時掌

軍于樅陽

樅陽縣漢屬廬江郡晉書

五代志同安郡同安縣舊曰樅陽并置樅陽郡師古曰樅七容翻

景出屯姑孰範將裴

之悌以衆降之

降戶江翻

之悌之高之弟也

東魏大將軍

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

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謂伊霍輔

少主曹馬篡國也濟子禮翻比配主翻數所角翻傳直戀翻

八月甲申朔侯景遣

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已亥鮑泉軍于石埭

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橘洲

晏公類要曰橘洲在長沙

西南四十里湘江中四洲橘洲其一也水經注沅水東逕龍陽縣之沅洲洲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臨死勅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今洲上猶有遺枿余按沅洲乃柑洲非橘洲水經注又云湘水北過臨湘縣西又北過南津城東西對橘洲此則是也類要亦指此張舜民柳行錄橘洲東對潭州城

戰及溺死者萬餘人

狄奴翻

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

之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爲太子勃海文襄王澄以

其弟太原公洋次長

次長古於兄弟行澄居長而洋次之長竹丈翻

意常忌之

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

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

相息亮翻古之唐舉許負

皆相視人之骨法狀貌以知吉凶貴賤有相書傳於世解戶買翻

洋爲其夫人趙郡李

氏營服玩小佳

爲于偽翻下爲爾同

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

恚於通翻

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

須者意所欲亦求也

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

朝直通翻輒

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

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

漫戲古漫兩作戲

其實蓋欲習勞也澄

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

蘭欽仕梁爲徐州刺史考異曰陳元康

傳作蘭園成今
從北齊帝紀

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

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

堂嬖瑯邪公主

瑯邪公主事始見一百五十九卷大同十一年

欲其往來無間

間古
莧翻

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

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

惜於今翻
屏必鄧翻

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却之謂諸人曰昨夜

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盤下冒言進食澄

怒曰我未索食

索山客
翻求也

何爲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

自投傷足入于牀下賊去牀弑之

去羌呂翻

惜狼狽走遺一

靴

靴詩戈翻

季舒匿于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

腸出

被皮義翻下同

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紘奚舍樂鬪死時變

起蒼卒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顏色不

變指揮部分

分扶問翻

入討羣賊斬而轢之

轢力究翻切其肉也

徐

出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

洋素自晦

匿今遇變而不為之變故皆驚而異之

洋祕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

占使功曹參軍祖琰作書陳便宜

琰待鼎翻

至夜而卒洋殯

之第中詐云出使

使疏
吏翻

虛除元康中書令

并祕陳元康
死問亦所以

鎮安
人情

以王紘爲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

王基見一百
五十六卷中

大通
六年

勲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

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

分扶
問翻

邕支配須臾而畢

支配也配錄也支
配猶今人言品配

洋由是重之癸巳

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

託建儲大赦以安
京之黨心懷反側者

澄死

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

權當復歸帝室矣

復扶又翻
下可復同

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

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勲貴皆
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
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
有家事須詣晉陽

主者主朝儀者也

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

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

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

大驚

晉陽文武之驚洋猶鄴城內外也

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高

隆之司馬子如等惡度支尚書崔暹

惡馬路翻

奏暹及崔季

舒過惡鞭二百徙邊

二人素爲澄所親任故澄之等惡之

侯景以宋子

仙爲司徒郭元建爲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

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

軍

梁制雖三公亦加將軍號今開府儀同三司亦不加

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

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

大心

樅七容翻

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

處之

一樓不兩雄爲範與大心互相猜忌張本處昌呂翻

吳興兵力寡弱張嶷

書生不閑軍旅

閑習也

或勸嶷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

嵯歎曰袁氏世濟忠貞

袁氏自淑至顯聚厚
帛皆以忠貞著節

不意君正

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

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嵯戰敗

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

嵯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

景猶欲全其一子嵯曰吾一門已在鬼錄

魏文帝書曰
觀其姓名已

爲鬼錄
錄籍也

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

張嵯聞門死義以
雪其父執君之醜

血祀
絕矣并殺沈浚

沈浚責侯景之時視死如歸
其後與張嵯起兵豈望生邪

河東王

譽告急於岳陽王譽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

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

濟子禮翻帥請曰率騎奇寄翻

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

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乙卯譽至江陵作十

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

深武浸翻

譽軍氣沮

沮在

呂繹與新興太守杜蒯有舊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

立一縣合為新興郡屬并州晉江左僑立於荊州界領定襄廣牧等縣五代志南郡安興縣舊置廣牧定襄縣唐省安興縣入江陵則新興固荊州所統矣何待繹以舊好密邀蒯哉蓋蒯雖帶新興太守實從軍在襄陽也

前士力翻

密邀之乙丑崩與兄岌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

部降于繹

岌魚及翻龕苦含翻降戶江翻

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

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詔母龔保林

保林宮中女官自漢以來有之顏師古曰保安也言其可安衆如林也齊高帝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

姊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

登城拒戰詔聞之夜遁弃糧食

金帛鎧仗於澧水不可勝紀

鎧可亥翻丁度曰澧紀倭切水名出南郡今荆門軍

北百里有澧水蓋即此水也勝音升

張纘病足詔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

恐爲追兵所及殺之弃尸而去

考異曰太清紀云詔使制文徽纘曰吾蒙朝

廷不世之榮又荷相東王國士之眷今日雖死義無操
筆及軍敗將殺之繒曰若使南師必振北賊將亡吾雖
死無所恨遂殺之并尸于江陵北湖又云諸將並欲追
上以如子之情情所未忍曰彼不應來而來明其為逆
我應逐不逐見我之弘此蓋
亦蕭韶之虛美今從南史
誓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

兄南陽太守巖

晉渡江南僑立廣平郡於襄陽宋以漢南陽郡之朝陽縣為實土水經注古朝

陽縣在新野縣西巖與巖同魚蹇翻

相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

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為都督數泉十罪

數所具翻

命

舍人羅重懼與僧辯偕行

重直龍翻

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

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

背蒲
妹翻

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

時繹下書於所部
稱今故曰今旨

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惟宣令鎖之牀側泉爲啓自申

申明也
理也

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月癸未

朔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爲司空初歷陽太

守莊鐵帥衆歸尋陽王大心

鐵歸大心見一百六十一
卷太清二年帥讀曰率

大心以爲豫章內史鐵至郡即叛推觀寧侯永爲主永

範之弟也丁酉鐵引兵襲尋陽大心遣其將徐嗣徽逆

擊破之鐵走至建昌

建昌縣漢和帝永元十六
年分海昏立屬豫章郡

光遠將

軍韋構邀擊之鐵失其母弟妻子單騎還南昌

南昌漢舊縣豫

章郡治所

大心遣構將兵追討之

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

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

降之

趣七喻翻降戶江翻下同

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脩陵考

異曰太清紀云十四日梓宮達于脩陵今從梁書

廟號高祖

百濟遣使入貢

使疏吏翻

見城闕荒圯

圯地部都翻毀也

異於歸來

毛晃曰昔來謂之歸來也

哭於

端門

端門臺城正南之中門

侯景怒錄送莊嚴寺

錄拘也收也莊嚴寺近建康南

郊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過降之 岳

陽王嘗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嘗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爲漆椀嘗既與湘東王繹爲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

鄭康成曰附庸以國事附於大國也

丞相泰令

東閣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嘗嘗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寮爲質于魏

卷力
么翻

質者
致

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

三荆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

柳騶以城降之

騶音協

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

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

兵擊仲禮以救訖

爲西魏因訖而并釋張本

宋子仙乘勝度浙江

至會稽

會工外翻

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

考異曰南史

云東土皆附綸臨城公大連懼得害已乃圖之綸覺之乃去今從典略

鄱陽內史開建侯

蕃以兵拒之

五代志開建縣屬熙平郡隋以熙平郡爲連州

範進擊蕃破之

範當

作綸

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澁城降之

五代

志漢東郡唐城縣後魏曰瀝西置義陽郡西魏改瀝西爲下澁杜佑曰下澁戎在漢東郡棗陽縣東南百餘里

九域志唐城在隨州西北八十五里左傳楚人除道忠
梁差營軍臨隨即此差水差音側駕翻字林壯加翻

以伯符爲鄉導

卿讀曰商

伯符岫之子也

南郡王大連爲

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

會工外翻勝音升

糧仗山

積東土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用

樂音洛

而大連朝夕酣

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爲衆所患大連

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弃城

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

爲子仙鄉道追及大連於信安

漢獻帝初平二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武帝太

康元年更名信安五代志東陽郡信安縣有江山即今

江山縣也宋白曰信安縣漢太末縣地漢末爲新安晉

爲信安唐爲衢州治所唐又分信安之南川爲江山縣

考異曰典略云十二月庚子朔擒大連按是月壬午

朔今從

太清紀 執送建康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

不忍見其子之

俘執於是三吳盡没于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

以留異爲東陽太守

爲後留異據東陽張本

收其妻子爲質

質音致

乙酉東魏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 邵陵王綸進

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

上時

掌 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

安都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

偲新茲翻又第才翻

霸先遣主

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

大庾嶺也帥所類翻將即亮翻

廣州刺

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

驍堅翻

前者援

軍十萬士馬精彊猶不能克

謂柳仲禮等

君以區區之衆將

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

謂荆雍湘三州

以

君疎外詎可暗投

漢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而相眄者

無因而至前也

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

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

中道

荀下可翻元蘭謂元景仲反蘭裕也

今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

命君侯體則皇枝

蕭勃武帝從弟吳平侯昌之子故云然

任重方岳遣僕

一軍猶賢乎已

猶賢乎已用孔子語已止也此言猶勝乎止而不違軍也

乃更止之

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使疏吏翻問古覓翻

時

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爲曲

江令

曲江縣漢屬桂陽郡吳屬始興郡唐爲韶州

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

爲陳

霸先破蔡路養張本

魏楊忠拔隨郡執太守桓和

五代志漢東郡隨縣舊置

隨郡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

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

太清二年東魏使辛術略江淮之地

至是方盡有淮南之地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